

✓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一輯

3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十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 9 8 2 年 6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内 部 发 行

定 价： 0.78 元

黄老先生过席：
 新词持读，甚感盛意！
 钱老先生之代政侯。敬祝
 以上诸君，并颂新年健康！
 若能寄来，载以件，庶几
 到彼乞于迢迢。其中国民党
 之作，鸦鸣蝉噪，不可
 饭，至付一观。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主席给黄齐生先生信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沁園春

(和亞子)

(津素)

(沈老)

皇有天緣，
拒別紅塵，
喜氣飄飄，
憶郭舍醉歡，
君嘆負負，
衡門

痛飲，我慨滯，
民主如瓶，
民權似水，
水深流急，
欲求高，
引以甚，
彼集其聲

娼笑，
私好女媧，
何嘗宋子真，
嬌偏似，
壯衣腔，
扭腰，
看羊胃羊頭，
滿坑滿谷

定評家捕，
榜搜羅，
天道好還，
極必反，
朽木憑他，
怎樣雕，
安排定，
有居即

高皇父，
走馬來朝。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黃齊生：《沁園春·和亞子》手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与南开中学同仁合影
(一九三八年底)

目 录

- 《沁园春》咏雪词写作经过……………杜建国(1)
- 《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
若干史实材料补遗……………尹 凌(5)
- 山城忆旧……………胡子婴(19)
- 南开见闻……………张镜潭(28)
- 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甘祠森(34)
- ✓《新华日报》胜利撤返延安始末记……………于 刚(83)
- “六一”大逮捕采访札记……………程 途(98)
- 《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俞 史(104)
- ✓我知道的《挺进报》……………蒋一苇(125)
- 重庆解放前夕的地下革命斗争……………刘兆丰(137)
- “四·二一”重庆学生运动
……………李国音 何锦沐 王志祥(156)
-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至第十辑
篇目索引……………(190)

《沁园春》咏雪词写作经过

杜建国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主席在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征途中写的《沁园春·雪》，是一首托物咏史的绝妙好词，令人千古吟诵。本文根据我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与毛主席原警卫员贺清华、白海山同志沿当年东征路线调查所得材料，参照毛主席原秘书高治、陕西清涧县老干部白焕儒、白克明等同志的回忆，仅就这首光辉词章的写作经过，提供有关史料如次。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红军在吴起镇消灭尾追之敌骑兵东北军一个团，击溃三个团，是为中央红军长征“切尾巴”的一仗。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后，十一月在郿县直罗镇歼敌东北军一〇九师万余人，活捉敌师长牛元锋。“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十二月初，党中央到达瓦窑堡（今子长县）。十二月二十三日 至二十五日，党中央在张闻天同志居住的一孔窑洞里，召开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瓦窑堡米粮山天主教堂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六页

义的策略》的报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央军委根据瓦窑堡会议决定，为了实现对日作战，组成以毛主席为政委，彭德怀为总指挥，周恩来为参谋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从瓦窑堡出发，经延川、延长、清涧，二月二十三日，在清涧西辛关房儿岔飞渡黄河，进行了为时七十多天的东征。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胜利返回瓦窑堡。这次东征，虽因受到蒋介石、阎锡山反动军队的阻击，而未能实现直接对日作战，但却扩大了红军近万人，筹措了抗经费，在晋西广大农村建立了革命政权，使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入人心，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毛主席东征途中，曾于二月五日至二十日驻节清涧县袁家沟（今属高杰村公社）。这里东距黄河二十华里，南北一道山梁，将村子分成东沟和西沟两部分。在山梁两侧的沟壑深处，分散居住着数十户人家。东西沟里两条小溪，在村南汇合后，通过前沟，向西南蜿蜒注入无定河。溪流两岸，丘陵纵横，山势险峻，羊肠小径，四通八达，便于防空和隐蔽，使这座小山村成为一个进战退守的好地方。

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十三日）清晨，毛主席一行百余人，化装成去山西做生意的“商队”，从清涧县双庙河动身，在川口渡无定河，行程七十五华里，于傍晚到达袁家沟。一路之上，毛主席步履矫健，穿着青布棉大衣，一双旧棉鞋，拄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很少骑马。袁家沟是陕北苏区干部白如冰、自治民同志的家乡，毛主席就住在自治民同志家。这是一个座东向西，有五孔窑洞的院子。毛主席住中间窑洞，秘书、机要员和一个警卫班，住在两边窑洞里。东征红军总部机关到达后，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总指挥和曹丹辉同志主管的一部电台，就住在主席西边，中间只隔一条沟。

一到袁家沟，毛主席就亲自到黄河边上视察。总部旋即作出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打通抗日路线的动员指示。二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毛主席签署的《东征宣言》，揭开了对日抗战的序幕。在瓦窑堡会议精神指引下，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空前高涨，随着红军东渡黄河，一个新的抗日高潮就要到来。

根据以上有关同志的回忆和调查，《沁园春》咏雪词是毛主席东征途中，住在袁家沟白治民同志家里，于二月七日深夜写的。

一九三五年冬天，陕北普降瑞雪，直罗镇战役前已经大雪封山。翌年元旦前夕，又下过一次，足有二尺多厚。二月六日再次大雪纷霏，皑皑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七日这天晚上，户外寒风凛冽，毛主席居住的窑洞里，烛光通明。主席身着灰布棉军装，精神矍铄，毫无倦容。时而在墙壁上悬挂的军用地图前，凝静沉思；时而俯首案头，批阅文电。值班警卫员几次掀门进去送开水，剪烛花，替炕脚地上的火盆里添木炭。秘书黄友凤送来彭总指挥转交的几份急电，报告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已经作好渡河前的一切准备。在这大变动的前夜，由谁来主宰国家民族的命运？不是那些长眠在唐陵、汉塚里的英雄豪杰；也不是那些口衔无宪为所欲为的独夫民贼；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夜深了，炊事员老周同志用大米、小米蒸好的两米饭和几块干馍片作成的夜餐，仍然放在搪瓷饭盒里。毛主席无心用夜餐，却点燃了一支烟，他在一张二尺见方油漆斑驳的小炕桌上，展开陕北出产的白麻纸，挥毫疾书，飞走龙蛇，写下了这首不朽的诗篇。

非常可惜，毛主席当时亲笔书写的《沁园春·雪》手迹，在长期战争中已经遗失。现在流传行世的，有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日

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先生请求录赠重写的；有的是全国解放以后，再次抄录的。这些写本，对原作个别字句，作过一些修正。

·延安革命纪念馆供稿·

《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 若干史实材料补遗

尹 凌

《〈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时的一场斗争》在《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刊出后，受到国内文化学术界人士的重视。不少同志写信给我，热情鼓励，并进一步提供了许多珍贵史实材料，更加有助于我们对这首光辉词章的深入理解。兹谨陈于后，作为前篇的补遗，以供大家学习、研究参考。

《沁园春》咏雪词，是毛主席一九四五年来到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时，录赠给柳亚子先生而流传于世的。关于抄录的详细经过和具体时间，在一般出版刊物中，大都语焉不详。柳亚子先生在《关于毛主席咏雪词的考证》——给锡纶先生信中^①，也未讲明。一九五七年，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在《诗刊》上正式发表后，大都从《七律·赠柳亚子先生》“索句渝州叶正黄”句，演绎而为：“柳亚子先生请毛主席作诗”，或“毛主席应柳亚子先生请求，把《沁园春》录赠给他”。

近读廖辅叔同志《柳亚子先生言行小纪》讲到^②：

^① 柳亚子：《关于毛主席咏雪词的考证》，《文汇报·副刊》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② 廖辅叔：《柳亚子先生言行小纪》，《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一九八〇年五月。

据我所知，事情经过是这样：（柳亚子）先生要完成他亡友林庚白的遗愿，编一本《民国诗选》。林庚白的原书是（民国）十年着手的，取材当然有不少的局限，（柳亚子）先生要把选诗的范围扩大，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的《长征》。他根据当时流传的版本抄了一份，请毛主席校正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字。但是毛主席却另外写了那首《沁园春·雪》寄给他。

廖辅叔同志提供的这段史实材料，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他的那本毛主席亲笔题写《沁园春·雪》的纪念册的附记，结合起来阅读，事情就更加清楚了。柳亚子先生在“附记”中说：

一九四五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行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诗人。毛主席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当代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根据陈毅同志的回忆，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写过三十多首诗词，因为处于战争环境，大都没有保存下来。一九六三年公开发表的《词六首》，毛主席在“小序”中就曾谈到，这几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据有关同志介绍，所谓《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云云，实际上是由陈毅、张际春等几个同志在全国解放后根据记忆拼凑起来的。所以，在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来重庆谈判之前，社会上读过毛主席诗词的人极少极少。正如当年《新民晚报》在刊登《沁园春·雪》的“后记”中所说，“毛润之诗词，似渺为人知。”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家最先是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毛主席的《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算是第二首了。从柳亚子先生上述纪念

册的“附记”中也大概可以看出，他只知道毛主席的《长征》诗，还不知道《沁园春》咏雪词。

柳亚子先生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同我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几十年如一日，肝胆相照，推心置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他一九二六年同毛主席在广州阔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在重庆重逢，经过了十九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总是与我党在政治上息息相关，密切配合。一九四二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柳亚子先生不顾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的重重迫害，亡命香港，通电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为新四军大鸣不平，并“以诗代简”^①，寄语延安，情意深长，抒发了他对我党和毛泽东、林伯渠等老同志的怀念倾慕之情。一九四五年五月，柳亚子先生在重庆一次宴会上，听到有人介绍延安近事，他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并赋诗记事^②。当得知毛主席将来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柳亚子先生由于深知蒋介石不守信义，很替毛主席的安全耽心。毛主席到达重庆，向柳亚子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当时局势，阐释了来渝任务之后，柳亚子先生不觉“大喜过望”，写诗赠毛主席^③，对毛主席的“弥天大勇”，倍感钦佩。

毛主席在渝期间，同柳亚子先生多次会见，恳切交谈。柳亚子先生请尹瘦石同志为毛主席画像，并亲自题诗^④。请篆刻家曹立菴同志为毛主席刻了两方图章，一为白文“毛泽东印”，一为朱文“润之”。铃在毛主席为他题写《沁园春·雪》的纪念册上。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柳亚子先生与尹瘦石同志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大厅举行“柳诗尹画联展”。《新

① 柳亚子：《寄怀润之先生并呈伯渠、玉章、必武、特立、曙时诸老》。

② 柳亚子：《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酒后赋示同座诸子》。

③ 柳亚子：《赠毛润之老友》。

④ 柳亚子：《十月六日题毛主席之绘象》。

华日报》以整版篇幅出版“特刊”，毛主席题写刊头。在联展会上，柳亚子先生特意把他歌颂我党、歌颂毛主席的《七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酒后赋示同座诸子》写成大幅中堂，挂在进门正中。把他的《赠毛润之老友》同《沁园春》和词写成条幅，并列两旁。把他最新的一册诗稿，其中包括毛主席《沁园春·雪》原词和他的和词，全部陈列在一张桌子上，任人翻阅。他在书写大幅中堂的时候，有意把“低首擎天一柱来”，改为“低首延都一柱成来”，与《赠毛润之老友》中的“重逢握手喜渝州”，相映成趣。把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尊为“延都”，把国民党的“陪都”重庆，称为“渝州”。在联展开幕那天，柳亚子先生亲自在场接待来宾，并应观众之请，讲解所写诗词。毛主席的《沁园春》咏雪词也就不胫而走，在重庆传开。

柳亚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南社的盟主，他的《沁园春》和词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豢养的御用文人，狂吠不已，诬蔑为“封建余孽的抬头”。朋友中，有的人对他“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也略有微词。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为了痛斥反动派，支持柳亚子，把柳的居室亲笔题为“上天下地之庐”。借以纪念大家共同走过的这段战斗历程。

毛主席的《沁园春》咏雪词，是在柳亚子先生的和词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之后，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披露出来的。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震动，给处在两条路线、两种前途斗争关键时刻的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光明。这首光辉词章在《新民报晚刊》上的刊出是吴祖光同志的一大功劳。

吴祖光同志当时风华正茂，一九四二年（时年二十五岁）写

话剧《凤凰城》，一举成名，被喻为文化艺术界的“神童”。他原籍江苏常州，抗战爆发之后，随当时任职的国立戏剧学校迁来重庆，又迁江安，后去成都工作。一九四四年返回重庆，继夏衍同志替《新民报晚刊》编副刊“影剧谭”。不久，该报《西方夜谭》的编者黄苗子、郁风同志因事去职，由吴祖光同志接替。毛主席《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开后，吴祖光同志从王崑崙等几个同志那里抄得原词，但因均属口述，遗漏了两三句，经过吴祖光同志的多方努力，才把它拼凑得比较完整的。在决定交由《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发表之前，周恩来同志曾经劝阻不要公布，理由是毛主席不愿意让人知道他能写旧体诗词。毛主席认为旧体诗词太重格律，束缚人的思想，不宜提倡；周恩来同志还以《新华日报》为例，只发表柳亚子先生的和词，拒绝了柳亚子先生公布毛主席原词的请求。当时，吴祖光同志出于对毛主席《沁园春》咏雪词的推崇，认为《新华日报》是党报，应该受毛主席指示的约束，《新民报》是民营报纸，对这种可遇难求的精彩稿件，一定是不能放弃。为了争取公开见报，吴祖光同志在编辑技术上，倒是花了一番心思。标题为《毛词·沁园春》，在“后记”中也只称“毛润之”，而隻字不讲“毛泽东”。但它发表在柳亚子先生的和词之后，柳亚子先生在和词中已经提到“次韻和润之咏雪之作。”热爱毛主席，关心重庆谈判的同志和朋友，很早就想读到毛主席的原词，这下公布了，非常高兴，争相传诵。许多教授学者都感到毛主席气魄很大，“风调独绝”，不禁拍案叫绝。就是一些在政治上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毒很深，把共产党人看成是洪水猛兽，青面獠牙的人，读了毛主席的原词后也不得不表示佩服。有位思想非常守旧的老画家，认为毛主席雍容大度“此乃魏征之才也！”大有“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①的气概。

^① 魏征：《述怀诗》。

《新民报》是由陈铭德、邓季惺先生主办的，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政治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号称“中间偏左”。他们最初听了这些反映，也感有趣好笑，但跟着麻烦来了。邓季惺的弟弟邓友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新闻业务，“奉命”把陈铭德先生叫去“训斥”了一顿，认为不该“为共产党张目”。当时，国民党虽然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实行；恰恰相反，蒋介石正在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而毛主席的诗词却公开出现在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重庆的一家民营报纸上，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讴歌人民革命胜利，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会垮台，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就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他们又怎么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咧！新民报社的老板为了这件事情，各方奔走，託人说情，才算了结。据说后来该报董事长肖同兹的去职，与此也多少有关。前年冬天我去北京看望吴祖光同志，谈到这件事情的经过时，他还很有风趣的说道：“我闯了一场大祸！”对《新民报》这件事虽然平息了，但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发动的一场反革命围剿，却在另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展开。

三

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布置，围剿毛主席《沁园春》咏雪词的任务最初是交给《中央日报》的。由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负责，网罗了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大张挞伐。在《新民报晚刊》《毛词·沁园春》刊出近二十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煞有介事的用大字标题抛出了“东鲁词人”和“耘实”的两首丑诋之作。《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和《益世报》的《益世副刊》也在同一天出面帮腔，群起攻击。

但当时国民党中央机关正在忙于“复员”，《中央日报》的王